

国际大奖小说系列

1975年
美国纽伯瑞
儿童文学奖

[美] 詹姆斯·林肯·科利尔
克里斯托弗·科利尔
柳 筠 著 译

亲爱的 哥哥山姆

My Brother Sam Is Dead

面对可怕的战争，
如何守护挚爱的亲人！

漓江出版社

1975年
美国红伯瑞
儿童文学奖

亲爱的 哥哥山姆

My Brother Sam Is Dead

[美] 詹姆斯·林肯·科利尔 著
克里斯托弗·科利尔 译
柳 筠 译



漓江出版社
桂林

Copyright © 1974 by James Lincoln Collier and Christopher Colli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imon & Schuster Books For Young Readers,
an Imprint of Simon & Schuster Children's Publishing Divisi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Lijiang Publishing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6-07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爱的哥哥山姆/(美)詹姆斯·林肯·科利尔(Collier, J.L.), 克里斯托弗·科利尔(Collier, C.) 著;柳筠译.—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6.6

书名原文: My Brother Sam Is Dead

ISBN 978-7-5407-7803-3

I. ①亲… II. ①科… ②科… ③柳…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0005 号

策 划:谢 阅

责任编辑:胥婷婷

封面插画:李依浓

装帧设计:何 萌

内文排版:何 萌

出版人: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880mm×1 230mm 1/32

印张:6 字数:120 千字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第一章

4月，外面黑咕隆咚，雨水噼里啪啦落在小酒馆的窗户上，像极了低沉的鼓声。我们正埋头吃饭，突然，大门猛地开了，“砰”一声撞到墙壁上，震得架子上的盘子咯咯直响，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我哥哥山姆站在那儿，穿着一身制服。哦，老天，他看起来是那么骄傲。

“山姆。”我母亲喊道。自圣诞节以来，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他。

“把门关上。”父亲说，“外面在下雨。”父亲就是这样——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否则别想他对你客气。

可山姆太兴奋了，压根儿就没注意。“我们在马萨诸塞殖民地打败了英国佬。”他大叫道。

“谁打败了英国人？”父亲说。

山姆关上门。“就是我们这些民兵呀。”他说着背对我们，拉上门闩，“该死的红外套英国兵昨天出了波士顿。他们在搜寻亚当斯先生和汉考克先生，一直行进到了列克星敦。一些麻省大学民兵在广场阻截他们，可英国佬太多了，他们闯过了封锁线，到了康科德，满世界找军火。只是爱国者们早把大部分军火都藏了起来，他们只找到一点点。等到他们掉头往回走，民兵就埋伏在路边的田野里，在他们返回波士顿途中，将他们全部歼灭了。”

大家一言不发。他们很震惊，所以都沉默了。我情不自禁地盯着他，他显得那么英勇无畏。他上身穿一件大红色上衣，搭配银色纽扣，还穿着白色背心，高至膝盖的绑腿是黑色的。哦，我真羡慕他。他很清楚大家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可他这人就喜欢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还假装这只是小事一桩，而他早就习惯了。“我都快饿死了。”他说着一屁股坐在桌边，“我一大早6点从耶鲁大学出发，到现在才有工夫吃点东西。”

我们一共七个人坐在酒馆的桌子旁边。我、母亲、父亲，还有住在纽敦镇的比奇牧师，不过他星期六晚上会在雷丁这边过夜，这样星期天一大清早就可以在我们的教堂布道了。另外还有从雷丁中心来的两个农夫，不过我不认识他们。当然还有山姆。不过他们都没说话，我猜他们是这么认为的，既然山姆是父亲的儿子，该由父亲先开口说话。

这时，母亲起身从架子上拿了一个盘子，从放在火上的铁锅里盛了满满一盘子炖菜，然后从酒桶的龙头下接了一壶啤酒，放在山姆面前。山姆饿坏了，躬身趴在盘子面前，拼命往嘴里塞吃的。

“吃东西的时候别这样。”父亲生气地说。

山姆看起来有些尴尬，笔直地坐了起来。

“喂，好啦，”父亲说，“跟我们说说外面的情况，别慌里慌张的。”父亲脾气上来了，我看得出他在竭力控制。

山姆将勺子放在炖菜里，开始用勺子往嘴里塞食物。但他突然想起来，要是嘴里塞满食物，父亲又会大声冲他嚷嚷，于是他将满勺子食物又放回盘子里。“父亲，这事儿可没法儿不慌不忙地说。昨晚纽黑文发生的事儿外面都传遍了……”

“我想也是谣言。”父亲说。

“不，不，打仗的事儿是真的。”山姆说，“阿诺德上尉亲口告诉我们的。”

“阿诺德上尉？”

“本尼迪克特·阿诺德上尉。他是殖民地近卫步兵第二连的上尉。”他说着低头看了看炖菜，“也就是我的连队。”他抬起头，惊恐地瞥了一眼父亲。

“难怪穿得像参加化装舞会一样。”父亲说。

“这是阿诺德上尉设计的制服……”

“别扯远了，接着讲吧。”

“开始是那些红外套英国兵……”

“我想你说的是国王陛下的士兵吧。”父亲说。他仍然强忍着没有发脾气。

山姆的脸涨得通红。“好吧，那些英国士兵隶属于波士顿的驻防部队。他们开拔到列克星敦，想寻找亚当斯先生和余下的人，但亚当斯他们都跑了。有人在波士顿某座教堂的塔尖给亚当斯他们发信号。所以当那些红制服，我是说英国士兵去了列克星敦的时候，发现那里除了民兵，一个人都没有。跟着发生了枪战……”

比奇先生将手举起来，叫山姆先停下来。“谁先开的枪，山姆？”

山姆一脸困惑。“呃，我想应该是英国人吧。反正他们在纽黑文是这么说的。”

“谁说的？”

“我……我也不大肯定，”山姆说，“我想打起仗来很难分辨得清吧。但是……”

“山姆，”父亲说，“你觉得是谁先开的枪？”

“我不知道，父亲，不知道呢。但是……”

“山姆，我觉得这事儿很重要。”父亲说。

“为什么很重要？”山姆跟往常一样，也来气了，“红外套英国兵有什么权利来这儿？”我觉得他老是把英国士兵叫作红外套兵这事儿还真是挺搞笑的，因为他自己也穿着红外套。

“好吧，好吧，”比奇先生说，“关于这点就别争论了。后来发生什么事了？”

“好的，先生。”山姆说，“反正有些人被打死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然后英国人去了一个叫康科德的地方找储存在那里的弹药，但他们没找到多少，只得掉头回波士顿。就在这时，民兵对他们一阵痛打，一路把他们撵回了家。”说到这里，山姆快速地吃了几口炖菜，免得他们又有更多的问题要问。

“该死，这些叛乱分子。”一个农夫骂道，“他们这是要把咱们全都卷入战争。”

比奇先生摇了摇头。“我觉得有常识的人才是多数。除了傻子和莽夫，谁都不想叛乱。”

“他们在纽黑文可不是这么说的，先生。”山姆说，“他们说马萨诸塞的所有殖民地都准备反抗，如果马萨诸塞反了，康涅狄格殖民地也会参战。”

父亲终于发作了，一拳砸在桌子上，把盘子都震了起来。“我家里绝不允许出现这种卖国言论，山姆。”

“父亲，这不是卖……”

父亲举起一只手，那一瞬间，我以为他的手要扫过桌子去打对面的山姆。但他只是再次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在我家，卖不卖国我说了算。老师在大学里是怎么教你的？”

比奇先生不喜欢吵吵闹闹的场合。“我觉得雷丁那边的人也不是那么想打仗，山姆。”他说。

山姆紧张极了，但依照山姆的性格，他一定会据理力争。“您误会雷丁那边的人了，先生。康涅狄格殖民地的亲英分子比其他的殖民地多得多。纽黑文没有那么多反对独立的人，有些镇子里几乎完全没有。”

“哦，山姆，”比奇先生说，“我觉得你到哪儿都会发现忠诚是一种美德。我们以前就经历过这档子事，那些道德败坏的疯子打扮成印第安人的样子，在波士顿港口把茶叶都倒进了大海^①，像是将几百英担^②的茶叶弄湿，就能阻止地球上最强大的军队似的。这些挑事儿的人倒也能将人们的情绪调动起来，不过只维持了一个星期左右，就后劲儿不足了。一个月后，所有人都忘记了，除了白白送命的那些人的老婆和孩子。”

“先生，为了自由，死也值得。”

父亲听到这话后，大声叫起来：“自由？要自由干什么，山姆？自由地嘲笑国王吗？自由地开枪射杀邻居吗？自由地让几千人生灵涂炭吗？这些想法你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

“您不明白，父亲，您真的不明白。如果他们不让我们

① 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在1773年12月16日，北美人民不满英国殖民者的统治，将东印度货船上的大量茶叶倒入大海，最终引起美国独立战争。——译者注。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② 本书中的部分计量单位为英制计量单位。其中，1英担=50.8千克，1英里=1.6千米，1英尺=0.3米，1英寸=2.54厘米，1码=0.9144米，1英制品脱=568毫升。为保持小说的原貌和阅读的流畅性，下文不再一一注明。

自由，我们就要战斗。他们凭什么把我们的税收到英国去，把我们的钱都赚走？他们离我们有三千英里，凭什么用法律约束我们？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边的情况。”

听到山姆跟父亲争吵，我紧张得要命。我看到比奇先生想让他别再说了，免得他到时候像以前一样跟父亲打起来。“上帝叫人们学会服从，意思是叫孩子服从父亲，子民臣服国王。作为上帝的子民，我对他的指引不会有任何质疑。乔治三世也是上帝的子民，你会质疑他的做法吗？回答这个问题，山姆，你真以为你比国王，比议会里那些有学问的人更明白事理吗？”

“议会里有些人也同意我的看法，先生。”

“这样的人可不多，山姆。”

“埃德蒙·伯克就同意。”

父亲又发脾气了。他又一拳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山姆，今晚你别再说了。”

父亲没开玩笑，山姆也知道他没开玩笑。他不再说这个话题，而是转身跟比奇先生谈起了比奇先生准备修葺的教堂。我也很高兴。山姆像那样跟成年人争执我看着就害怕。当然，山姆向来都是这样，只要心里想什么他都会大声喊出来，甚至因此被父亲打。父亲从来没打过我，但他打过山姆许多次，大部分是因为争论。母亲总是说：“山姆并不是真的很叛逆，只是说话太快了。只要他学会在说话之前停顿一下，好好想一想就好了。”但山姆似乎永远都学不会。

因为山姆有什么说什么，父亲打过他，母亲虽然讨厌父亲这么做，但她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不过，她也相信父亲做得对，小孩子说话的时候就应该彬彬有礼。我也觉得父亲的做法是对的，小孩子就应该安静点，不要什么都说，就算他们知道成年人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有时这很难做到。有时我自己都无法保持沉默，不过我不会像山姆一样捅出这么大的娄子。

当然，山姆差不多是个成年人了。他十六岁，离开大学快一年了，所以也不能说他是孩子了。我觉得麻烦就在这里。山姆也觉得自己是成年人，不希望任何人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不过，我看得出来，他仍然有点儿害怕父亲。

坦白说，关于山姆对打仗这档子事的分析，我也不大肯定他到底说得对不对。他讲的那些东西听起来好像没错。我们应该自由，不应该受离我们那么远的人的控制。但我觉得实际情况可能比山姆了解的更复杂。父亲跟山姆不一样，他从没念过大学，但我仍然肯定，他知道的事情一准儿比山姆多。父亲是成年人绝对没错，而山姆也许只是自己觉得自己成年了，但我只把他当我的哥哥。我怕父亲不假，但我可不怕这个哥哥。

再说了，他回来这事儿挺让人开心的，我不希望他跟爸爸吵得不可开交，最后闹得不欢而散。我只想他安安静静地晚饭吃完，然后我们可以去阁楼上睡觉。阁楼上面黑乎乎的，我会依偎在他身边，帮他暖和身子，听他讲他在

耶鲁的故事，他在纽黑文认识的漂亮女孩，他是怎么跟朋友们喝醉酒的，他是如何在辩论比赛中获胜的。可以说山姆是个常胜将军，每次从大学回家他都有获胜的消息跟我分享，大部分都是跟辩论有关的。比如他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观点，辩得对方哑口无言。他会这样说：“我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观点，蒂米。”然后他会解释那个观点给我听，不过我怎么也听不懂，这时候他会说：“蒂米，我那可是压倒性的胜利。所有人都围在我身边说：‘这个观点太有说服力了，米克，真是太有说服力了。’”山姆不会将获胜的消息跟父亲、母亲或者比奇先生这样的人说，因为这种自我吹嘘是傲慢的行为，而傲慢是一宗罪。但他会在我面前吹嘘，因为我才不管什么傲慢不傲慢的，我觉得听起来很有意思。我估摸他吹嘘的事情大部分都是真的吧。他经常会将一些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书带回家，上面还有题词，说这是他在辩论比赛中获得的奖品。当然啦，那些题词也是用希腊文写的，我也不认识，但我相信他。

总之，我不希望山姆跟父亲吵架，到时候只会扫兴，而且，要是吵得过火，山姆可能会离家出走。有几次跟父亲吵架后，他就干过这样的事。一般他只会跑去汤姆·瓦拉普在里德上校房子后面的小屋里。汤姆·瓦拉普是雷丁的最后一个印第安人。他是那个叫“小鸡”的著名酋长的孙子，一个酋长取这么个名字还真是搞笑。瓦拉普并不介意有人睡在他的小屋里。山姆跑去那个地方挺方便的，因为那里

离家很近，他如果不想在外面浪荡了，回家也很方便。

不过，这次山姆在吃晚饭时一直都没怎么出声。几个成年人都没注意他，但我老往他那边瞅，羡慕地看着他的制服。我看得出来，他好像有什么心事。我有点担心，生怕他又会有什么话，惹得父亲跟他争吵。但直到晚餐结束，成年人都站了起来，他也没说话，我想他应该安全了。“山姆，你要帮我挤牛奶吗？”我问。

“不行，我的制服会弄脏的。”

“那就脱了呗。”我看得出来他不想脱掉那身制服。

“我别的衣服还在耶鲁。”

“那就从父亲那里借吧。”

“好吧，好吧，”他说，“你先去牛棚。我等下就来。”

我知道他一定会拖拖拉拉，但我还是出去了，这样至少不会跟他吵架。牛棚就在房子后面。所谓的房子一部分是储藏室，另一部分用作酒馆。主屋是酒馆，里面有个很大的石砌壁炉，酒桶满满地装着啤酒、威士忌和苹果酒。中间有张大桌子，边上放着几条长凳，壁炉的另一头有更多的酒桶，还有很多箱子，里面全是我们准备出售给雷丁中心以及雷丁里奇周围那些农夫的东西。雷丁里奇也属于我们的镇子。我们出售的东西包括布料、针线、钉子、刀子、勺子、盐、面粉、罐子、锅子以及一些工具，不过大部分工具他们得到费尔菲尔德去买。

酒吧后面是厨房。那里还有个更大的壁炉，事实上，壁

炉占据了正面那堵墙。当然厨房里还有储藏食物的碗柜，挂在天花板上的火腿，放在桶里的咸牛肉和咸鱼，储存在罐子里的蜂蜜和麻袋里的小麦。厨房门外面是一块泥泞的空地，正对着牛棚的后面。我们有一头叫布鲁的奶牛、一匹叫格雷的马，养了一些鸡、鸭、鹅，还有一只老母猪和六只猪仔。我和山姆以前经常照顾这些动物，但是他去念大学后，这些活儿就只能我一个人干了。我其实挺讨厌干这些活的，要做的事情还真不少。

我走出门外，因为4月的雨水不少，那块空地上有很多泥巴，我蹦蹦跳跳地走过空地，进入牛棚。老布鲁朝我发出“哞哞”的叫声。它讨厌要挤奶的时候还得等半天。我从钩子上取下木桶，开始给它挤奶。要说这活儿还真是挺烦的，每次手都会累得酸痛。我一直希望山姆会从门里走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在成年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好好谈谈了。可是他一直没来，我也开始做起了白日梦，梦见能跟山姆去耶鲁念大学，辩论赛的时候也将对手说得哑口无言，到时候山姆肯定会为我骄傲的——尽管我知道做白日梦是懒惰的表现，而懒惰也是一宗罪。我正漫无边际地做着白日梦，山姆终于走进了牛棚。不过，他仍然穿着他的制服。

“你到底打不打算帮我照顾这些动物啊？”我问。

“我本来没打算来，但母亲说什么手闲不干活，魔鬼专坑懒鬼。”

“好吧，”我说，“你帮我拿些稻草下来。”

“那我的制服上会全是灰。”山姆说着拿了一根稻草，靠在墙上剔起牙来。

“我以为你会去换衣服呢。”

“我找不到别的衣服穿。”他说。

“你瞧瞧这里有多少猪食要喂。我看你只是想在我面前显摆吧。”

“哪儿的话，蒂米，要是能找到合适的衣服，我真乐意帮忙。”

我将老布鲁的奶头对着他，用力一挤，牛奶溅到了他的裤子上。

“该死的，”他说着往后面一跳，“你个小鬼。”他一边骂，一边揩掉裤子上的牛奶。

“那来帮忙啊。”我说。

“好吧，我去捡蛋。这个篮子怎么啦？”

“坏了。”我说。有一次我生气的时候一脚跺在了上面。

“是个人都能看出来它坏了。”他说，“你怎么会把篮子弄坏呢？”

“老布鲁踩坏的，”我说，“垫些干草在下面就可以了。”

“天哪，你怎么什么事都干不了，蒂米？”

“别骂了，”我说，“骂人也是一宗罪。”

他拿起篮子。“篮子里有个洞，我还怎么装蛋啊？”

“别抱怨了。”我说，“你在耶鲁跟人唇枪舌剑的时候，跟女孩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得干这事儿。”

“你知道我不会干那样的事儿，蒂米，喝醉酒是一宗罪。”

我咯咯笑起来。“跟女孩在一起叫什么，好什么来着？”

“好色，蠢货。我这里有首新歌，不过对你来说太色情了。”

“唱给我听啊，求求你了。”我央求道。

“不，你太小了。”

“不，我不小了。再说了，如果你不唱给我听，我就把你喝醉酒的事都告诉父亲。”

“嘘，行吧，行吧，我等会儿再唱给你听。”他说，“这个篮子算是用不了了。别的地方还有篮子吗？”

“那边挂了个新的，不过我们可不能用。”

“为什么不能用？”山姆问，“用了的话他们要怎样对我？”

我不喜欢他这样说话，让我觉得挺讨厌的。“听着，山姆，你为什么老是跟父亲吵架啊？”

“他为什么老是找我茬？”他将一些稻草垫在篮子里，然后就去母鸡的窝里找蛋了。

“这不公平。他出钱让你去耶鲁，给你钱买书，你应该对他好些。你也知道他只要一看到你穿制服，就会气不打一处来。”

山姆的胳膊上挎着破篮子，站在那里盯着我。我知道他是拿不定主意，考虑要不要告诉我什么。看着他这样的架

势，我真觉得我应该一声不响。如果你假装对他说的事情不感兴趣，山姆一般都会不假思索地说出来，千万不要要求他说。我继续给老布鲁挤奶。

最后他终于开口道：“我以前跟你说过我穿制服是有原因的吧。”

听到这话，我哆嗦了一下。“可是我不相信。”我说。我确实相信他有原因，但要让他把心里话都讲出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表现得太兴奋。

“是真的，蒂米。我要去跟红外套英国兵打仗。”

这话吓到我了，但也让我兴奋不已。不知道开枪打人是怎样的体验。但我仍然对他说：“我不相信你，山姆。”

“哦，你很快就会相信的。明天我要步行去韦琴斯菲尔德，跟我的连队汇合。然后我们就去马萨诸塞殖民地跟红外套英国兵打仗。”

这下我完全相信了。“你难道不害怕吗？”

“阿诺德上尉说害怕也不要紧。那些真正勇敢的人是会害怕的。至少中士是这么说的。”

“你好像挺为阿诺德上尉自豪的。”

“哦，他是个了不起的骑兵，非常勇敢。别人要是说什么胡话，他压根儿就不会听。他会领着我们打败红外套英国兵，那就跟用滚烫的刀子切黄油一样，小菜一碟。”他说着又去捡蛋了。

“你真的要去马萨诸塞吗？”我问。在我看来，那里好像